

风物咏

马齿苋情缘

惟耕

缘分,有一种解释就是某种必然存在相遇的机会。它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,也存在于人与动植物之间,譬如我与马齿苋的邂逅。从小到大,年复一年,它在我的目光里消长,我却在它执拗的性格影响下,感受着生活的真实和一种向上的力量。

我是带着诸多疑问认识蚂蚱菜(马齿苋)的。小时候,故乡田野里的蚂蚱菜,就像草从里的蚂蚱一样多得数不清,它们与呼啸的松涛、艳丽的桃花、整齐的庄稼和杂乱无章的野草,一起组成了我多姿多彩的童年。

每年春风一到,母亲总会变着花样,将各种野菜做成既能充饥又能解馋的菜肴端上饭桌。如荠菜、七七芽、麦蒿,都深为母亲所喜爱,但它们大都在短暂的时令过后,开花、老熟、木质化,甚至枯萎。蚂蚱菜则自春天登场,直到老秋,无论叶还是梗,总是肥肥嫩嫩的,可拌可炒。

我一直好奇于蚂蚱菜这个名字,是如何与一种毫不沾边的害虫关联起来的。父亲识些字,我便请教他。他并没有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,却给我讲了一个关于蚂蚱菜的神奇故事。

相传上古时期,帝俊与太阳女神生下了10个太阳,它们由母亲安排轮流巡游天空。但顽皮的它们常常“十日并出,焦禾稼,杀草木”,给万物生灵带来了残酷的灾难。为了拯救世间万物,后羿便张弓搭箭,发誓要把它们一一射杀。剩最后一个时,太阳藏在一棵蚂蚱菜的茎叶下面,躲过一劫。后来,死里逃生的太阳为了报答蚂蚱菜的救命之恩,就赐予它永远的“不死之身”。

每年草木返青的季节,我时常独自在田野的某个角落里,仔细地观察着蚂蚱菜。有时,我也会仿照传说中太阳藏身的情景,信手拔一棵肥大的蚂蚱菜,像苇笠一样倒扣在头上。你别说,那种奇妙的感觉真能穿透肌肤,瞬间让全身变得清凉通透。

我认为太阳一定是教会了蚂蚱菜某种诀窍,以至于我的整个童年,都深信不疑地沉浸在那个美好的神话传说之中,对蚂蚱菜充满了深深的敬意。

我对它态度的转变,大约是在我胡须初萌的年纪。在我的潜意识里,长出胡须就意味着即将告别年少,亦使曾经光滑的面孔增添了一份粗糙和丑陋。那些在我家田地里生长的蚂蚱菜,就如胡须在我来不及察觉的睡意中拱破土层,见风就长。

我也是在那个时期,在课堂上,我知道了蚂蚱菜还有一个诗意的学名“马齿苋”。我的辨识能力也开始随着胡须的伸长,犹如一粒种子突破种皮,生出子叶,展开新芽。

假期一到,父亲照例会带上我,去自家的庄稼地或菜园里,一边除草一边反复地给我讲那个“蚂蚱菜救日”的故事。明知带有浓烈的神话色彩,但我从不辩驳。我深知父亲的用意,不是让我重温故事的迷人之处,也不是让我懂得如何感恩,而是告诉我该如何应对对马齿苋的刁蛮与任性。因为,它在毫无底线地与庄稼、蔬菜和瓜果,争夺阳光、水分和养料。

也是在那之后,我认识了另一个全新的词语:杂草。

《玉米高产开发原理与技术》对马齿苋的描述是“马齿苋,俗称马齿菜、蚂蚱菜,一年生肉质马齿苋科草本杂草。喜潮湿,耐干旱,拔下暴晒数日不死,种子繁殖,植株及其断茎可生根成活”。《搜狗百科》对马齿苋的分布范围,也作了详细的说明:马齿苋,原产于南亚,中国南北各地均有分布,多为野生。生于菜园、农田、路旁,为田间常见杂草。

我学农、事农至今,马齿苋始终以杂草的身份如影随形地“陪伴”着我。从桑园到玉米田,从山东到海南及至祖国的大西北,在我侍弄过的每一块耕地上,它都肆无忌惮地与地里的主角一起生根发芽,甚至开花结籽,侵占着本不属于它的土壤。我只能像驱赶啄食粮食的麻雀一样,

尽可能地把它们从我的目光中清除。

多少年来,我们的较量就这样一场接着一场,我们的关系也在“剪不断,理还乱”的纷繁之中,情不能已。

我眼中的杂草,是相对于农田里的作物而言的。我更愿意用“田间杂草”一词,来区别草与杂草的概念。草类离开了农田,就是我们的朋友,它们的命运就会迥然不同。离开了农田的马齿苋,便不再是草,我也会对它们视而不见。

出于职业习惯,我曾认真地观察过它的一生。其叶温润如玉,状如马齿,这也许就是它被称作马齿苋的来历吧。最动人之处莫过于它的花,虽然无出众之处,但却开得清新典雅,不妖不媚。观其色,也的确如父亲生前所言:“根白、茎赤、叶青、花黄、子黑,与五行中的金、火、木、土、水相对应。”中医说:“马齿苋,又名五行草,食之能入肺、心、肝、脾、肾,从而滋养人体五脏六腑。”

翻开《中国北方农林杂草识别与管理图鉴》,对马齿苋这样描写:药用,全草可入药;食用,药食同源。我脑海中竟然如播放幻灯片一样,回忆起母亲用马齿苋加大蒜治疗痢疾、用马齿苋新鲜汁液涂抹伤口止血等一帧帧生动祥和的画面。

夏日城市的街头,一把把、一堆堆鲜嫩的马齿苋,摆在菜摊上显眼的位置,而在田间,它们仍然被视为杂草从泥土里拔出来,弃之于四周的小路上,被车轮和脚板碾压成泥。

于是,我想起了我的父母、我的爷爷奶奶,乃至生活在东山里的祖祖辈辈。与马齿苋之间的恩怨,纠缠不清的不只是我,还有他们啊!是我完美地继承了他们的衣钵,一边像对待敌人一样从农田里把它们赶走,一边又像对待朋友、亲人似的亲近着它们。

较量还在每一块农田里上演,但马齿苋依然不卑不亢,伙同茵陈蒿、山菜、益母草和更多的山肴野蕨,倔强地生活在我身边的土地上,阳光普照之下,生生不息。

老村古槐

樊军

母山后村,隐于长春湖西北,始建于清康熙年间,有牟、王、林等姓氏,为山东省传统村落。一条柏油路将村庄隔开,东侧的母山后老村尚有百余户人家,大部分老房子有二百多年的历史,风貌犹存,古朴安逸,与山水俱佳的环境融为一体,犹如长春湖畔的“世外桃源”。

进入老村,最为夺目的是一条源自母山麓的清幽小河,缓缓穿行村中,流淌数百米注入长春湖的怀抱。沿河徜徉至村首远眺,青山如黛,鸟语花香,绘就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卷;大石桥下,流水潺潺,岸柳婆娑,时有粉白花瓣逐水流,又见三五鹅鸭嬉戏,呈现一派“小桥、流水、人家”的古村风情,让人不禁顿生乡愁。

漫步村间,最吸引眼球的要数村首路北侧的古槐了。每一个来老村的游子、访客,都会在路旁驻足观看,古槐高十余米,遮天蔽日,葱葱郁郁,周围院落幽静朴拙,处处透露着岁月的痕迹,映衬在蓝天白云之下。

据老人说,村内牟姓为牟氏家族的分支,是清代古文学家牟愿相的后代。建村就有这棵古槐,数百年树龄了,见证了母山后村的历史沧桑。如今老村十室九空,年轻人多已外迁,仅剩三四十户老人留守。

转入石头铺砌的小巷子,走近古槐,近观树枝树干,苍劲挺拔,枝繁叶茂,顿觉树下之人很渺小。枝干上遍布毛茸茸的青苔,斑驳的树缝里挤出些小嫩枝,更为古槐增添了新意。再观古槐基部,盘根错节,势若虬龙,凸显出顽强苍劲的生命力。

最难能可贵的是,当地同龄的国槐中,树干多已空洞腐朽,或倾斜,而这棵古槐巍然屹立,完好如初,愈发茂盛。它的主干胸径宽处两米半,冠幅十米见方,顶天立地,犹如华盖,树冠足以遮蔽两个农村小院。夏日,村老常手摇蒲扇,围聚于古槐树荫下纳凉,叙旧事,唠家常,静静享受着母山恩赐的习习凉风。

古槐,老村的象征,老村的地眼,大母山下的奇迹,母山后村的庇护神。

行走者

我在烟台等你

林春江

一条南洪街,荟萃烟台美食;一座所城里,凝聚半部烟台史;一片海,承载烟台人的憧憬和希冀。

很幸运,烟台就是这样的一座沿海城市。南洪街隐匿在闹市中,路短街窄,小巷密布,胡同交错,路旁各种店铺林立,“老汤炒面”“王记酱香饼”“烤肉拌饭”“台湾无骨鸡柳”“面筋王”……不一而足,各种特色小吃琳琅满目,让人垂涎。站在街头眺望,市肆繁华,市民在星罗棋布的店铺间驻足留恋,寻找着美食,寻找着快乐与舒适。

喜欢这样的美食街,没有高地上,只有熟悉的烟火气息。烤得金黄的玉米棒,酥嫩喷香,遥远的童年气息扑面而来;滋滋作响的烟台焖子,用牙签挑起一个,送进嘴里,爽滑可口;张牙舞爪的铁板鱿鱼,歪着头咬一口,柔滑筋道……不用顾忌身份,不用担心地位,不用矫揉造作,怎么喜欢怎么吃吧。也可以踏入快餐店,买一碗浓稠香甜的八宝粥,一个酥脆的猪肉馅饼,一碟清淡的白菜煮豆腐,坐在临窗的单人木桌上,慢慢享用。食客众多,却无人喧哗。我坐在那儿,静静地吃饭,粥浓,

饼香,菜清,芬芳着我的口齿,熨帖着我的肠胃,空落落的心底忽然间充实起来,一种无声的快乐弥散开来。

享受完“大餐”,在鳞次栉比的高楼间隙里,探访烟台的精神归宿和血脉灵魂。步入焕然一新的所城里,一砖一瓦,一街一巷,一屋一院,都保留着老所城的元素,蕴含着烟台人无法割舍的家园情感。

今天的所城里,引入泥塑、古琴、胶东大鼓等众多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项目,各地的特色小吃荟萃,充满了老烟台的传统味道,展现了胶东民俗文化的独特魅力。踏上所城里长长的青石板路,四周门窗檐上精美的雕刻纹饰、高高悬挂的红灯笼、厚重斑驳的木门,散发着古朴迷人的气息。所城里默默守护乡愁,守护烟台人的根。静坐一隅,看剪纸传承人巧手翻飞,听铿锵激越的胶东大鼓,看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烟台面塑,任时光慢悠悠地溜走。走进古今钱币展示馆,从秦朝的半两钱,一直到民国的银元,再到现今的纸币,悠悠岁月,似乎浓缩在这小小的钱币中了。在“衣裳汉锦”汉服体验馆,各色汉服让人眼

花缭乱,给人一种穿越时空的体验。

走进所城里,你会遇见一个前所未有的烟台。青石铺就的长巷,飘散着古城淡淡的烟火;细碎的嘈杂声里,蕴含着老城的市井日常;翘角飞檐的老房子,流露出独特的魅力;幽深的街角里巷,诉说着悠悠的过往;信步行去,脚步与青石敲击的清脆足音,让人顿生宁静。抚摸一砖一瓦,倾听它绵长的呼吸,感受它平缓的心跳,一面斑驳石墙,一条悠长小巷,一行沧桑阶梯,仿若穿越千年,重现在你面前,在不经意间,触动你的内心。

不管何时到烟台,我都会去看看海。不然,总会觉得有点失落。远处,云雾缭绕,高高的桅杆兀然挺立;海面上,雪白的海鸥欢快地鸣叫,自由地飞翔;高楼大厦矗立在岸边,护卫着辽阔的海域;松软的沙滩上,市民走来走去,一脚踩上去,慢慢陷落,那种美妙的感觉,让人沉沦。

我沿着海滩,漫步行走,心情愉悦。我的眼里,是深蓝色的大海,浩瀚无垠,汹涌澎湃,浩浩荡荡,漫无边际。

我,在烟台等你……